

鹰溪桥上

【美】安布鲁斯·布尔斯 著 Ambrose Bierce

程闰闰 译

AN OCCURRENCE AT
OWL CREEK BRIDGE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鹰溪桥上

[美] 安布鲁斯·布尔斯 著 Ambrose Bierce

程闰闰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鹰溪桥上/(美) 布尔斯 (Bierce, A.) 著; 程闰闰译. --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11

书名原文: 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

ISBN 978-7-5624-7729-7

I. ①鹰… II. ①布… ②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
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15954号

鹰溪桥上

YINGXIQAOSHANG

【美】安布鲁斯·布尔斯 著

程闰闰 译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李佳熙 版式设计: 龙珊珊

责任校对: 谢 芳 责任印制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940×1360 1/32 印张: 11.875 字数: 259千

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624-7729-7 定价: 33.8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。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。违者必究

目 录

士兵和平民

• 平民篇

鹰溪桥上 /2

恰当的阅读环境 /14

与死尸同在 /24

人与蛇 /38

讨厌的家伙 /47

封闭的木窗 /65

里德赫斯的女继承人 /72

• 士兵篇

空中骑兵 /81

奇克莫加河 /90

诸神之子 /98

掉队的士兵 /107

命丧瑞斯卡 /120

峡谷事件 /128

致命的一击 /139

哲人与智者——帕克·艾德森 /146

可能有这样的事吗？

- 哈尔平·弗雷泽之死 /156
麦卡格尔峡谷的秘密 /176
夏夜事件 /186
月光下的一幕 /189
死亡诊断 /202
梦中的海难 /207
惨烈的厮杀 /213
莫克松的主人 /223
孪生兄弟 /235
一壶蜜浆 /244
史丹尼·弗莱明的幻想 /252
重生的生命 /256
一个流浪儿 /264
夜间惊魂 /270
墙的那一边 /280
右脚的中趾 /291
约翰·莫坦森的葬礼 /302
不真实的世界 /304
-

约翰·巴泰的怀表 /313

该死的鬼东西 /320

牧羊人哈伊塔 /332

一个卡尔克萨城的居民 /340

不速之客 /345

鬼谷 /353

士兵和平民

鹰溪桥上

I

阿拉巴马州北部的铁路桥上，一个男人站在那里俯视着桥下二十英尺处那湍急的流水。这人的双手被人用绳子绑在身后，一根绳索紧紧地套在他的颈部，绳索的另一端被系在他头顶上方交叉着的架子上，一段绳子松松垮垮地垂在他的膝盖处。铁轨枕木上铺着几块木板，他和对他行刑的一名中士和两名列兵就站在上面，那名中士在入伍前曾经做过副郡长的职位。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一名身着军官制服的长官也站在这个平台上，他身上佩带着武器。这铁路桥的两端各站着一个手持步枪、全力待发的哨兵，也就是说他们手中的枪支正倚着左肩正对着前方，枪抵在前臂——这种正规的姿势迫使他们的身体保持着不自然的挺立状态。看起来，这两名哨兵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任务，封锁住桥的两端不让人通行。

在其中一个哨兵的那一旁是无人之迹，铁路径直从中穿过数百码，一直延伸进入一片森林，在拐弯处消失。毫无疑问，再往前走就会有一处哨所。河流的另一岸是一片开阔地，稍微

有些坡度，坡上堆起不少树木，围成一圈，留有射击洞孔。其中一个特别大的洞孔内凸出了一管闪亮的炮口，正对着那条铁路桥。在大桥和堡垒中间的空地上站着围观者——排列整齐的步兵团，士兵们稍息站立着，枪托触地，枪管微向右肩倾斜，双手交叉托着枪身。队伍的右侧站着一名中尉，他枪上的刀尖触地，左手搭在右手上面。队伍中除了中间的四个人之外，没有一个人动弹。所有的士兵面对着大桥，眼睛凝视着前方，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；两端的哨兵注视着河的两岸，像是两尊雕像矗立在桥的两头；上尉双臂抱胸而立，正对着河岸，默默地看着那一方队士兵，没有做出任何示意。死神显贵，当它宣告它的来临之时，必须以合乎条理的举动来迎接，以示对它的尊重，即便是那些对它并不陌生的军人也要如此。在军人礼仪的代码中，沉默和专注便是表示遵从的形式。

那个即将被施以绞刑的男人看起来35岁的年纪，一副平民的装扮。如果从他的举止行为来看，他像是庄园的农场主。他五官端正——鼻子高挺，嘴唇坚毅，额头饱满，长长的黑发顺直地披在脑后，从耳朵后面一直垂落到那件剪裁得体的外套的衣领上。他唇上蓄有胡须，却不是那种络腮胡；他的眼睛大而乌黑，面目和善，人们很难想到这人即将被施以绞刑而死。这里的情形显然不只是对平民的绞杀，宽泛的军事条令适用于不同层次的人，绅士也不例外。

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两名列兵站到一侧，每人抽掉了刚才各自一直站立着的木板。中士走向上尉，敬完礼后立即站到了长官的身后，上尉也往外挪动了一步，仅留下犯人和中士站在一块木板的两端。这块木板横跨铁轨的三节枕木，犯人几乎只

站了木板的四分之一的边缘位置。之前，这块木板之所以还能保持平衡，是刚才有上尉的体重，现在只有中士的体重在维持着。只要上尉一声令下，中士就会撤到一边，木板随之倾斜，犯人便会掉下去，被颈部的绳子勒死。对犯人来说，这种刑法方式简单而有效。他的脸部并没有用布遮住，眼睛也没有蒙上，片刻之中，他看了看双脚凌空的情形，然后把目光投向下面那湍急的河面，河水在他的脚下咆哮着向前冲去。一片随着水流翻滚的木块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的目光随着它一直向前漂去。那水中的木块似乎前行得很慢，这水流该有多慢啊！

他闭上眼睛，想把最后的思绪留给他的妻儿。那朝日下水面的辉映，远处河岸边徘徊的迷雾，那些堡垒，那些士兵还有那块漂流的木块，这一切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。而且，他现在意识到了另一种干扰。在他对亲人的想念之情中突然响起了一种声音，那声音无法回避也无法理解，那是一种尖锐清晰的金属敲击声，就像铁匠铺里捶击金属工具的声响——同一类别的声音。他想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，从何处而来，远不可测还是近在咫尺？听起来似乎又远又近，极有规律地重复地响着，却像丧钟发出的声音那样悠长而缓慢。他等待着每一声声响的响起，变得急躁起来——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——开始有了恐惧。沉寂的间隔时间不断地被拉长，他简直要发狂。随着声响越来越慢，那声音倒是显得越发地响亮且尖锐，像一把尖刀在刺穿他的双耳。他害怕了，几乎要大声尖叫出来。可是，他所听到的只不过是手表指针的滴答声。

他索性睁开了眼睛，又看到了他身下的流水。“如果我能把双手挣脱，”他心里这样想着，“我就能摆脱颈上的绳索，

跳到河里去，然后潜到水下躲避那些子弹，拼命地游到河岸边去，钻进那里的森林就能跑回家了。谢天谢地，我家那一块地方还在他们的封锁线里；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离他们的先头部队还有些距离。”

正当现在所描述的这些想法在犯人脑子里闪过时，上尉对中士点头示意。中士从那块木板上跨到了一边。

II

佩顿·法可尔出生于阿拉巴马州一个有些历史和名望的贵族之家，是一名家境殷实的农场主。他做事果敢，像其他的奴隶主那样热衷于政治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早的南北方分裂主义者，并且狂热地投身于南方的政治事务中去。由于专横傲慢的性格（这里就不再赘述），他未能如愿成为一名军人，在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展现他的英勇，那场战争最终以科林斯城的沦陷而终结。这种无法施展抱负的境地使他恼怒，他渴望着自己能大展拳脚，渴望军旅生涯，渴望出人头地的机会。他认为在战争年代，人人都能得到那种机会。同时，他尽所能地支援南方军队，什么事情都尽力去做；对于身为百姓、一心为军人的他来说，只要有合适的任务，他就能毫无所惧地去死。在他的心里，坚信着这样一句格言：不择手段在爱情和战争中都是合理的。

一天傍晚，法可尔和他的妻子正坐在门口的条椅上休息，

一名身着灰色制服的士兵骑马走到这里，向他们讨一杯水喝。法可尔太太高兴得竟然亲自效劳。当她取来了水时，他的丈夫走近那名风尘仆仆的士兵，急切地向他打听前线那边的消息。

“北方佬们正在修铁路，”那名士兵说，“准备下一次的进攻。他们已经把铁轨修到了鹰溪河大桥那里，一切就绪，还在北岸那里修建起军事堡垒。他们的指挥官已经在各处贴了告示，凡是破坏铁路、大桥、隧道以及火车的人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处以绞刑。我看到过那告示的内容。”

“从这里到鹰溪河大桥有多远？”法可尔问道。

“大概有三十英里。”

“沿河这边有没有军队驻扎？”

“只有一个警戒哨所，在半英里之外。桥这头只有一名哨兵在把守。”

“假如一个不畏绞刑的平民能避过哨所的防守，再制服哨兵，他能制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呢？”法可尔笑着问道。

那名士兵想了想，说：“一个月前我在那里，我观察到桥这边那处木堆堆积了大量的木头，它们去年冬天顺着河水漂下来。现在已经干了，只要一点就能烧着。”

这时法可尔太太把水递过来了，士兵喝过水后礼貌地向她道了谢，对着她的丈夫行了个礼之后跨马离去。一小时后，天黑了下来，他再次从这处庄园经过，向北边去了。他就是从那里来的，他的真实身份是北方军队的一名侦察员。

当佩顿·法可尔从桥上径直地向下坠落时，他已经没有了意识，就像是死了一样。仿佛过了很久，颈部剧烈地挤压所带来的疼痛使他从这种状态中清醒了过来，接着就感到了窒息。一阵剧烈的疼痛从他的颈部向下，在他的躯体和四肢蔓延开来。这种疼痛仿佛在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，借助于那些弥漫在身体里清晰可见的脉络而行，在全身扩散，伴着一种颤动，像火一般地在他身体内炙热地燃烧，使他的身体达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热量。他的脑袋里已经没有任何意识，只有拥堵的感觉。这些感觉并非来自于思维，他脑中的东西已经被完全抹去；他只能去感受，而这种感觉却是一种折磨。他想到了行动。此时，他像是被一团闪闪发亮的云雾环绕着，他成为了没有物质感的炙热的中心，像一个巨大的铁锤一样以一种不能想象的弧度摆动着。突然随着“啪”的一声响，环绕在他身边的光迅速地向上升起，他的耳边传来一阵可怕的怒吼，一切陷入了冰冷和黑暗之中。思考的能力恢复了，他知道那条绳索已经断了，他坠入了河中，那种窒息的感觉没有加剧。颈部的那条绳子已经抑制住了他的呼吸，阻止着河水呛进他的肺里。在河底死于绞刑！对他来说，这种念头很是荒谬。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他上方的一道亮光，那光离他很远，是那么遥不可及！他的身子还在下沉，那道光变得越来越微弱，直到化作一丝的存在。接着，光又开始变亮，越来越亮，他知道自己在往水面上浮，却不太情愿地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并不好受。“被施以绞刑，又被水淹，这还不算糟糕；我可

不想被子弹打穿；不，我绝不能挨子弹。那不公平。”

他没有想去挣扎，但从手腕传来一阵剧痛让他意识到自己手上的绳索已经松开了。他开始挣扎起来，就像一个街边游荡的闲人看街头魔术时只注重过程，对结果却无兴趣。多么大力度地挣扎啊！多么令人感叹的超人力量啊！啊，那是一种极致的力量！多么勇敢！那绳索从他的手上脱落了，他双臂分开，向上游去。在越来越亮的光线下，他能模糊地看到自己的两只手。他怀着全新的兴趣观察着这两只手先后扯开颈上的绳索：两只手撕扯着绳子，用力地把它扔到了一边，像一条水蛇一样在水中起伏。“别碰，别碰！”他内心里这样呵斥着自己的两只手，因为拉扯绳索带给了他从未经历过的剧痛。他的颈部钻心地疼，他的脑袋里像是被烈焰炙烤，微弱颤动着的那颗心脏像是要从口中跳出来一样。他的整个身体被一种无法忍受的巨痛挤压得扭曲起来！可是，那两只手却一点也不听使唤，它们快速地向下拍水，使身体上浮。他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经浮出了水面，眩目的阳光使得他睁不开眼，他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，肺部无比疼痛地大口呼吸着空气，他很快又凄叫着吐出来！

此时，他已经完全又有了身体的感觉。这些感觉确实能够很强烈地意识到。在某种可怕的抑制之后，他的器官恢复了原本的机能，而且变得更加灵活，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他感觉到自己的脸碰到水纹，听到不同的水纹拍在他的面部所发出的声音。他看到了河岸上的那片森林，看到了一棵棵树木，一片片叶子，甚至能看到叶片上的经脉，包括上面的那些昆虫：蝗虫、绿头蝇，还有那在两截树枝之间织网的灰色的蜘蛛。

蛛。茂密的草叶上挂满了光彩夺目的露珠，嗡嗡作声的蚊子在水流的漩涡上方飞舞，蜻蜓展翅发出嗡嗡的声响，水蜘蛛在水面前行荡出了浅浅的水纹，那腿就像是划船的桨一般——一切都发出了悦耳的声响。一条鱼从他的眼前掠过，他听到了河水冲刷着身体的哗哗声响。

他已经浮到了水面，脸朝着河底。在那一刻，这个可见的世界仿佛在缓缓地旋转起来，他便是这旋转的轴心。他看到了那座桥，那堡垒，那些桥上的士兵，以及给他施以绞刑的执行者，上尉、中士以及两名列兵。蓝天映衬出他们的身影，他们正在大喊，并用手指向他这一边。上尉拔出了他的枪，却没有开火，其他人也卸下了肩上的武器。他们的动作很怪异，也很可怕，身形显得巨大无比。

突然，他听到一声响亮的枪响。子弹射到水里，离他的头部仅有数英寸的距离，溅起的水花打在他的脸上。接着，他又听到了一声枪响，看到一个士兵端着步枪，枪口冒出一缕蓝色的轻烟。他透过水，看到那个哨兵的眼睛正透过步枪的瞄准镜盯着他现在的方位。那是一只灰褐色的眼睛，目光很锋利，是所有有名的那些狙击手们所拥有的目光。然而这次，那名士兵也错失了目标。

法可尔漂到了漩涡之中，水的力量使他转了半个身子过来。他再次望向堡垒对岸的那片森林。此时，一个清晰而高亢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，那种重复单调的节奏清楚地传到水下，压住其他的声响，甚至连耳边荡着的水的涟漪声都没能听到。尽管没有当过兵，可他却经常出入军营，深知那种带着刻意缓慢发音的声调其中的含义。站在河岸上的那位上尉此时正

在发布这个早晨的军令。多么残酷无情啊！那平和冷静的语调预示着灾难，压下了士兵中间发出的声音，蹦出了这样几个令人痛苦的字眼：

“所有人！注意！准备！瞄准！射击！”

法可尔猛地向水下潜去，尽量钻到水的深处。耳边的水声像是尼亚加拉瀑布发出的隆隆声响，可是他还是听到了一齐发射出来的枪声。他的身体向水面浮去，碰到了几颗闪闪发亮的子弹，在水的作用下已经完全减速，缓缓沉向水底；偶尔，也有几颗子弹碰到了他的脸和手，然后落到一旁，继续下沉。还有一颗子弹掉进了他颈部的衣领里，还没消失的温度令人感到不舒服，他把它给捻了出来。

当他蹿出水面大口地吸气时，在水下这么久的时间里他已经漂了很长一段距离，几乎已经逃离了危险地带。那些士兵还没来得及再次装上子弹、拉下枪膛，金属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接着他们往弹匣内装入子弹。那两名哨兵又各自开了一枪，仍是徒劳。

被追击的法可尔扭过头看着所发生的一切，然后在湍急的流水中奋力地划水。他的思维清晰，四肢越发地有力，一道光快速地在他的脑中闪过。

“那名长官肯定不会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，”他琢磨着，“那种齐发的子弹很容易就能躲过。他很可能会下令让士兵们自由射击。上帝保佑我，保佑我能躲开所有的子弹！”

这时，在他身后不到两码的地方水花四溅，接着是一声可怕的巨响。那声音从强转弱，从河流中传到军事堡垒处，剧烈的爆炸深深地搅动了每一处河水。一条水柱从水中跃起

散落在他的身上，令他睁不开眼，然后又将他拍到水里。这次，他们开始运用大炮了。他甩了甩头，听到另一颗炮弹从他前面呼啸而过的声音，很快便从附近的那片森林里传来树木被折断的声响。

“他们不会再这样干了，”他心里想着，“下次他们就会动用葡萄弹了。我必须要看清楚那门大炮，那里升起的烟雾能给我些提示，方便判断，虽然离炮弹射击到这里中间间隔的时间不会太久。炮声总是在炮弹射出后才会响起。那门大炮可真不错！”

突然，他感觉到自己开始一圈圈地旋转起来，像陀螺一样。水面、河岸、树林，已经离得很远的桥，还有那军事堡垒和那些士兵，都搅到了一起，变得模糊不清，眼中只能看到它们的颜色，一圈圈水平的色带。水中的一处漩涡将他卷了起来，快速地旋转着，令他头晕目眩，一阵恶心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被水流抛到了左岸边的一堆砾石堆上，突起的石头正好让他藏身，躲过了敌人的视线。突然一阵刺痛让他注意到自己的一只手被砾石划破，使他恢复了意识。他喜极而泣，两手抓起泥沙，一把把地往上扬，落到自己的身上，喃喃地说着一些祝福的词句。那一捧捧沙就像是钻石、宝玉、翡翠一般，他再也想不出什么美好的东西与它相比。河岸上的那些树木很是高大，他注意到那些树都排列得井然有序，很是整齐，在这片植物的清香气息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那些树干之间的空隙处闪现着一种奇异的玫瑰色的光芒，枝叶在微风中摇曳，发出悦耳的竖琴声。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逃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来，真想一直待在这迷人的树林里，哪怕再次被那些人抓住。